

台湾学者唐屹公布涉南海档案资料50余册——

两岸应当合作维护民族共同利益

本报记者 程绩 实习生 杨洁

“南海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重大利益,两岸应该更紧密地合作”,唐屹是台湾政治大学教授,75岁高龄,岛内公认的研究南海问题最权威的专家。今年6月30日,唐屹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公布了53册南海档案,充分证明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引发学界轰动,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评价,“唐屹公布的这些档案,使南海的史料整理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具有极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表示“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周,记者对唐屹进行了专访。



■ 唐屹教授

南海资料共编了53卷54册

记:您目前掌握的南海档案资料主要有哪些?

唐:这些资料都来源于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的档案,这次我全部采用影印方式呈现。比如1907年,清廷水师提督李准南巡,在南海岛上竖立石碑,宣示清廷在南海的主权,并上报朝廷;1934年和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陆续公布《中国南海诸岛屿中英文对照表》和《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宣告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世界各国均无异议;1946年,国民政府从日本手上接收西沙、南沙群岛,并在数个岛屿上立碑宣示主权。1947年公布《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立与公布案》。1948年,国民政府《中华民国行政地图》中,划定十一段线。以上材料公布之时,世界各国没有任何异议。

记:您是如何搜集这些资料的?

唐:我一直在研究边疆政治,无论是在土耳其、美国、法国还是后来回到台湾,我一直都说自己是“整理固有疆域史料的傻子”。因为南海问题现在比较紧急,所以我就想先把南海的资料整理出来。因为如果现在不去整理,哪天虫害、失火、水淹,说没有就没有了,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个是台湾地区防卫部门,第二个是台湾地区档案局,第三个是台湾地区涉外部门。另外,也有来自外国图书馆的南海史料。一共数万份资料,现在我编成了一共53卷54册。每一册厚薄不一,厚一点的500页左右,薄一点的200-300页。

南海是中国人的,这不用争

记:您如何看待所谓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唐:这个仲裁根本就是胡扯,无论是在法理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南海是属于中国人的,这不用争。

菲律宾从未拥有对南海的主权,且在1950年公开承认南海主权属于中国。1950年,菲律宾曾有人主张菲律宾政府先出兵占领南海上面的几个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整个东南亚为之震动),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1950年的5月17日对各国记者说:南沙群岛虽影响菲律宾的安全,但主权属于中国,菲律宾不便采取行动。这些资料都说明,各国认可南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讲话台湾地区涉外部门留有档案。

记:您如何评价整起事件背后美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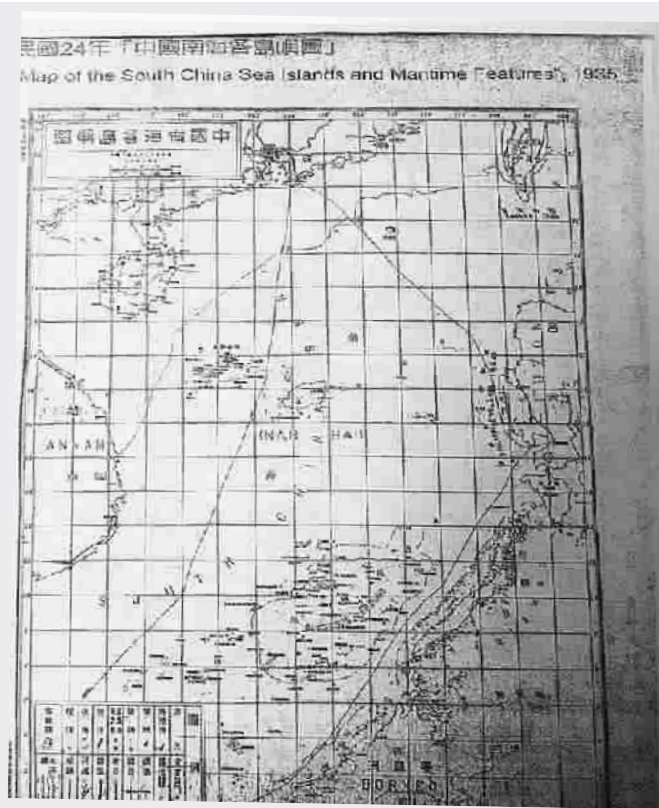
唐:所谓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就是美国人在“捣鬼”,美国就是要你中国人把南海让出来。美国看中的是南海的海权、运输和南海底下丰富的石油资源。

1956年,美国第七舰队的雷德福上将,到台北和陈诚会谈,谈话纪要有副本,里面很清楚地记录雷德福要求当时的台湾政府放弃几个南沙跟西沙的岛屿给越南和菲律宾。陈诚表示他没有办法可以做主,予以婉拒。

共同保护祖宗留下的东西

记:您认为两岸学界应该如何合作,针对南海问题在国际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唐:第一,台湾有很多大陆没有的关于南海的历史资料,这方面学界应该多交流,大家互通有无,目前关于南海的史料,在台湾并没有很多人愿意做基础的整理工作;第二是法律层面,国际法、海洋法、国际条约,大陆和台湾都有研究的专家,大家共同商议,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事情。我认为两岸应该共同保卫领土,兄弟不可闹墙引起外辱,对外要一致。学术界可以加强合作。两岸可以召开学术会议,把研究者召集在一起,共同商议。



■ 1935年,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现存台湾地区涉外部门档案资料处 唐屹 供图

南海仲裁案大事记

● 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对中国南海部分岛礁实施非法侵占或提出非法主张,并在有关岛礁及其附近海域非法从事资源开发等活动。

● 2006年,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提交排除性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历史性所有权等争端排除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

●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仲裁。中国政府随即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

● 2014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授权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该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即仲裁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

案没有管辖权,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拥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 2015年10月29日,南海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中国政府当即声明有关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针对仲裁庭11月24日至30日就该案实体问题进行的庭审,中国政府再次阐明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

● 2016年6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明》,重申中国坚持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仲裁案以及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菲在南海有关争议的立场。

● 2016年6月29日,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宣称,将于2016年7月12日公布所谓最终裁决。



■ 休渔期,南海渔船大多停泊在渔港内

程绩 摄

(上接 A6版)

苏承芬的记忆中,潭门渔民从来都是南海的主人,而菲律宾和越南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出现,“渔民之间都很友好,我们还教他们潜水捕鱼的方法。”

在苏承芬家中,他向记者展示了家谱,从清代光绪年间起,他的祖辈就在南海进行捕鱼作业,“我的爷爷告诉我,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时候,潭门人还是不断地下南海,因为只有‘闯海’一条活路。”

茫茫南海上行船,在那个既没有现代航海图也没有导航仪器的年代,如何能穿越岛礁密布风高浪急的南中国海?答案全在“更路簿”里。

“更路簿”是我国古代沿海渔民

航海时用来记录时间和里程的书。现存“更路簿”最早手抄本产生于明代,详细地记录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中岛礁名称、详细位置、航向和更数距离。可以说,“更路簿”就是南海属于中国的铁证。

苏承芬家的“更路簿”是他的父亲苏伟克整理的,“我小时候跟着父亲闯海,每过一小时左右,他就会拿出簿子铅笔,仔细记录。每次记录都很详细,一条航线最少要航行五六次,甚至十次八次,才能修改完成,上面记录着南海的每一个岛礁、珊瑚礁以及航线、里程、航行时间、岛礁和珊瑚礁水涨水落等,还记录了航行时的季节、风向、水流、云色。”

18岁那年,苏承芬从父亲这里

接过了“更路簿”,“这我们对潭门人来说比结婚还重要,一般‘更路簿’只会交给家里的长子”,一只罗盘一本“更路簿”,伴随苏承芬数百次行船南海,直到他68岁退休。

如今,潭门的渔船都已经用上了导航,北斗系统在南海上的精度非常高,而“更路簿”则成为收藏品被放进博物馆。

今年端午节,海边的小木舟上,苏承芬和李瑞良、伍书金、杨庆富、伍书光这5位年过8旬的老者聚在一起。他们有着极其特别的身份——海南帆船时代的末代船长。“都盼着聚,又害怕聚”,苏承芬摇着头说,“今年又走了一个。”

(本报海南潭门电)